瀟碧堂集

瀟碧堂集卷之十七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雜錄

題出世大孝册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

名字書詞甚苦噎悳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巾耶夫世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孝今之議僧者不過曰南叅壯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齋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踈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數百千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為

輕遺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為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踖至老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其禪人毋年九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安養為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

耶此即天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册

澄公參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之高僧以止念爲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

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來始不竊也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而求之無有也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暮不得牧之父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謂予為坡公後身故末段

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譁笑而化當時以為異而其得法上首其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坡公答叅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指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横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画謂如以燈取影横見側出逆来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

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来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同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濉山記在案澄公方讀而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飣餖歡笑自娛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

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為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閱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若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久之

題寒灰老衲册

寐音云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兩不斷百

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謂之任病有斷箇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稟曰從生即此話頭墮前四病如人飲藥之忌同服久而不効遂罪古方之不靈豈不悲乎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曰不可學也子試為之盜踰垣而入穴閨及床主人子方寤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窘欲出不得私為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

為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教若哉夫先禪機緣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參尋有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即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為有物倏同太空以為無物也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

屢也少焉為美人為蒼狗為魚鱗鬣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即影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影上覔心則兎角烏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為心先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

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菴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擅之士傳為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画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没也又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于乳變而為酪變而

為醍醐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册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櫝諸居士建閣迎
通又移櫝葺經之不次者始通来肥皙魁然也
今遂如削且它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長
為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為有漏因遇諸居士
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
之三茅憇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
之顛遵海而南放于牢歷覽齊魯之勝躋杖策
日觀峯觀日出為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
盆求所為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于清涼

禮徧吉于大峩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嵋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槩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載為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邂逅何山余既魚服師面日皺恐不聞嚴亦復不相識矣

為寒灰書冊寄郢陽陳玄朗

郢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為訊余告之曰夫二君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為一大事而先

所云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
者溺于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
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
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焉盖棺可乎且七十子之
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庶止于子
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
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
而無益于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
也死而等為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

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出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輩出始能抉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擘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瞶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叅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脉絶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于近代宗門之嫡派絶而其派乃在諸儒至于今所謂

螟蛉者亦絶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頷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鄉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纏內而心托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来暇日乞字于余余字之曰習之諼語云習見

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
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
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
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
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
肖習明以刖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
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
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
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

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茫然處會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郢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于余余因字之曰明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予思曰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性即宗也教即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為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于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凝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為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為心决定惑為色身之內色身即眼耳內即

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弟

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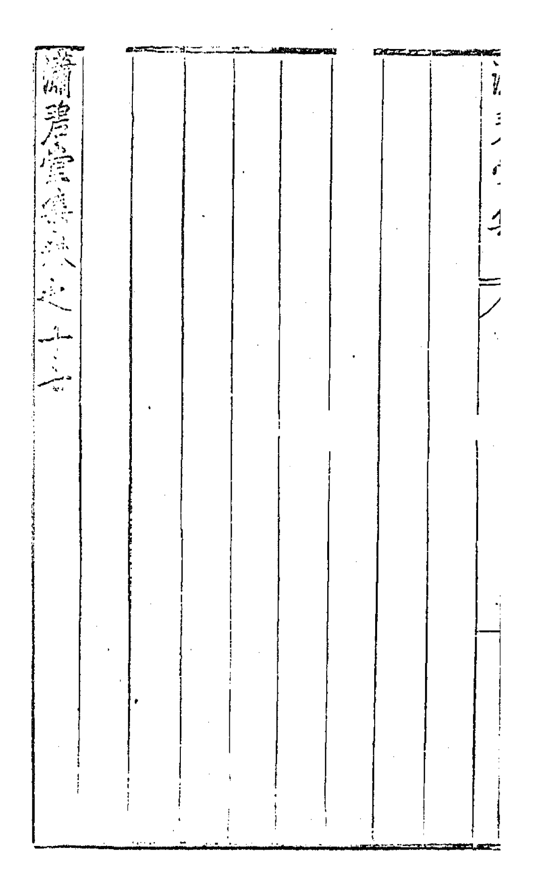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窻花紅紫也成血又云果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盖謂稱未亾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盖已知其不可柰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爲方

予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予公手書其
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爲識其後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尺牘

黄平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巒邃谷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為最奇伯修素有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過也海内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

可聚弟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絕宦與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兄歸道也聞欲刺阿彌疏鈔於裏本有疑此不難辨但檢玄裝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為後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為後人增益非疏則訛也

顧升伯修撰

别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廠前後一片地為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幽處生死有同夏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徧踏匡山水石勝絶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為此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手識盡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

悪情態真不直兄一㗛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壯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無一可算者也兄有寸有識文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爲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来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寐寞决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最多以寄爲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

縱幽崖絶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顧兒早自警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某此田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别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鄙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眀人扶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

則讀書晝一二刻燈下聚諸衲𢨽十法界譜欽
貫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
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閩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為苦懸鞭撤棘浩浩
然如處花林䣯國也其地則寒而民則𤎼何怪
尊之樂之也然為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為主人
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
者之間課山水之輿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

口即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其與遯菴翁屓贅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乳雖然白香山七十致𠬧自以為達陶彭澤八十日為令自以為苦两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某近来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為損事要法盖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為孫子討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

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俟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為矯談今乃信之往曾與黄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齁齁如雷吼而白髭老貴人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何客部本江

作宰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王

泉收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白他日入涓滻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鬅髮如敗葦身岩豈銅飲嵐卧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麛同駭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西人從匡山道上来輙問問輙無有不快快數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

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入城府亦硜硜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絶某雖樞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簡之佐史能遷若曩者之惟呼譁浪乎此其所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笑其迂耶一介之訊聊復申意伏惟照察

黄平倩

泰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況此山奇絶其石則嵬崙玄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

樹則孔明廟前老栢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他不當香鑪一峯五老差敵耳未知我眉真能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以觧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于山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持釋子戒口斷葷血身斷冶婬心中斷卻了子孫田宅之想諸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觧於天下也當事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

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諮訪冬夏則閉門讀
書而已既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
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封古人學道
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
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
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
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
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
愈也弟近来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

予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望宫諭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眞毘丘耳兄眞觧官去弟来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覈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参甘艸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黄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跡大非

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茆十畝秋田
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仕途弟
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
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
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爲苦出門維
敝衣跟蹌人必指曰其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
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
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

快也靜虗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洲弟指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蝙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内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靜虗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蕭允升庚午

海內交游如兄弟之於不肖兄弟有幾夫世有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判聶之儔也氣交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胡以至此若兄弟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丈論難叠出足爲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

意尚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株栢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下為圃鬻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纔了匡山便入太和觧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不則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凡信我漫一及之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馮尚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耳慶且㦬者無何而　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

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　主上獨斷抑亦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其殊慳緣不獲一覩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堪入甘肥場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其豈木石而不自知夫以其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華或不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其獨何心能不塡胸刻腑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

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吾轍謹錄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于詼談得師破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爲以有限之精神事此無益之伎兩也即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合春登太和皆奇奥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

嶽海內奇山水計千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請
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
鄒魯之勝坐日觀而和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
佳絕處以當卧遊此即某之所以上報知己者
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卿典會典具
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
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
所許可倘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
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

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爲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着皆去而易解不去是未曾抹却語言也此即犯妄語罪若以論說爲建立易解爲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即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犂業乎居士何以自解不解則無以曉諭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走謂

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留卻且消遣閒日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即擲下記尚未成時方結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豈非畏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易解數本今已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答陶周望

滌來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捜無復適處往只以精猛為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

課精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前盡不是而今要求箇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盡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即剗絕今日之剗在明日又為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喫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

求道耶

王則之宮諭

別遽十年餘矣匕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陶周里是真實叅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量也黃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卿王衎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叅究此事恨弟老懶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墻諮決尊兄往来南北當有所遇實證據處幸一一

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剜骨瀝血乞半偈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案若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之當端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輙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艸鞋錢也綿竹僧

以緣事入吴便致遠訊惟有以開發之不一

荅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于五泄將留台蕩晉特以為後約仁公既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修篁萬竿頗足自快干霄之榦以障風露枵中之木以當菴廬蒼髯之藤蘚皮之石以為友朋此樂非仁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為癖且痴者山行注一路程本午也何足煩大筆政復劉邕之

嗜明公或偶同烏使夫鄉里之士知癡而僻者亦偶見賞于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于旄趾矣野人卧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為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畧形體以事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則王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

稚語耳尊敘獎藉過甚將無嶲葛裹而古錦襲
乎夫尹夫人之望邢也此猶以色卻也今使夷
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冲之揶耶山居已兩月
去城百餘里微來札亦不知板輿之過谷也山
貧之之輒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
遭長者之施赬顏甚矣既不能長揖道傍隨諸
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為將雖有壯望九頓
而已異日者或撰為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州
茅之所以報耳不具

與耿中丞叔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箋道謝而所謂致書鄖者非山人則緇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某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為一言以通也某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輙復吟哦如夜蛙朝鵲叫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者要無足為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嗑瓜無益音

節大為發諢之資也因舍親楊知事之便附上
求教幸有以繩削之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髭耳問王
先生近況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屐齒
輒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
往往見勒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
王路鳩村僧入楚不能得杞梓楩楠之一不佞
稍為區置僅獲蒲柳下材數十株耳其實湘中

富室不能敵吳之寠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裔
頓爲且與百穀爲戚頒得百穀布施蠟花箋一
幅未識可否山房數額望堯手一揮便付去納

袁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為海內無復賞音
者兄丈為之梓行此何異瘡痂之嗜幸謹藏之
與爲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戊戌以
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瓶
花集詩各一冊餘俟怡山還致之明春當偕家

弟南行或得相從席丘道上也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叔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尺牘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顧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麄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

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許耶白蘇張揚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脉絡也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疑謗此等比之默照邪禪尚隔天淵若遇杲公豈獨唾駡呵叱而已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
也讀至此能無爲弟發一笑乎新都人某少年
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
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都不一言
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
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
前矣倘有便舟當偕數衲入峽一覩元夕後不

兩當了此頗也又弟每遊必挾多衲不知貴士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腐青蔬困諸君子也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此騷雅不得致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也夢窱以之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土山川勝絶人士都雅弟傾想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叅學骨情而氣細求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

奉麈尾周旋也𢾛(?)鄉塗泥爲市無卷石寸壁可
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
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
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去後甚迫恨不即和𢭏浪
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
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
遺形去貌又𣥂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黄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

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造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傖兒市賈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濫僧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攔無委曲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

從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勝去却道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為近道也客冬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二窮舍人

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
為仁兄慮之弟明春决意從舟壯行入西湖過
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
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凡
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
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易視天下人處
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
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
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

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為應迹而
應之者也如周濂溪麗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
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為濟者佛圖澄陸法和
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為濟者張子房狄梁
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鐵不露鋒刃又
辟則欄劍揮空空輪不斷至矣化矣有以濟為
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
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
得過者比也唯實參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

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虗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谷沲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

之别所則又痴重頹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
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輦而
致之費之唯恐不夥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
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寛閒地皆
堦䓘砌䥫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
人玩而千人嗤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
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為幸多
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耶弟行矣

荅吴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升斗則可若云趣此色力勉就勳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

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别想也弟明春將從水程往来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何

劉行素儀部

夏杪附既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爲舍親蘇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山林而饑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

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决意北
發或得領大教也

李湘洲同業

不通往来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
夢想如啖橄欖署有酸氣至回味時却勝崖蜜
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
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容也山尖秀
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
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為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

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册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爲惠多矣升伯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看竟乞轉致之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固溝洫也豈能容許大鋏網乎雖然南荒邊地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

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觳夫道足下當来果不弟且遅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能割却被窩中恩愛耳柰何正欲寄訊適小李逢頭云将東見曾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答費太府

叙記皆勉屬艸附呈求削其實不文豈能供役又重之貺益惴惴為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自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士傲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

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荅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清言彌日彼此一義必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將至典刑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莫辟如息佳木者忌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爲枯竹

嶢石不使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為知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為雕鏤神情都失賴宗匠力挽其頹髙牙兩過江干不使遠伏林莽息心望岫既辱遠貺娓娓感寔甚六年夢想失之一朝殊惘然自恨也

荅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先行役已抹馬矣而先孱孑嫂孺人即世為之料理後事家段旁午遷延至今有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即當壯上斷溝之殘豈容

郿餘柳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答李酉卿

弟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縱不晤聚首不遙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以邑藥見役欲爲窮鄉少許張未免檢梧諸史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来書云錯死了梅衡湘此閻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恐閻羅亦用他

不着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盍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碌豐艸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黛與烟嵐共翠笳皷與松風間作蘇和仲

爲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以爲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刺日東下爲有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敝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始𤰞林耳非有干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来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

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秘戲術不則誑我也江令遂不禄惜哉世豈復有斯人致聲袁無涯溝中之斷豈足復收而横被之綉也敝同年陶孝若闕令同社友也慕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潘茂碩

燕中一别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令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爲曹署魚鳥以爲齊民觴豆奕格以爲令甲自

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地抵掌柳浪為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荅錢雲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讚歎不足況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如田父老農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比之作者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見督敢不疾驅天氣向炎秋清為期耳不肖非以退為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

摩詰斷案未易出脫也容躬布謝不一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鐵床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闘鬬鬚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如何

答陶周望祭酒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

大官又計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為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幾分切已若其其則拘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質實與道翔近者而自視肅肅以道為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自以為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

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抉聖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登進士猶爲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逐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乎出矣此別傳之正脉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猶外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爲苦寂若非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爲

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狥外者豈真謂借
此以欺世盜名乎其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
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為性命而其學則為的
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
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處海門居
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子

數逢若雲僧輒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
脫屣一官乎閒窮且徹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

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澀不能出手之袁生耳豈能發身而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称版作書書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也歙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乎湖令君者便致八行以見乎子

答曾退如

穠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眞法魏晉者坡公眞淡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

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兄此論出可以解嘲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弟不惜為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習為佞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之代大匠斲寧不傷指今附去請教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為之殊覺䏶略然諸傳泚聞見眞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

南北史多于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　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爼一篇逸事僅有
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即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艸也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德位俱高東林進澌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菩薩乃能濟世蹈蹈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

行徑兄勿聞弟言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巴客而寓荆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使君便可作郵并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即檀波羅蜜矣笑

袁無涯

北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泉喜躍倍常深蒙嗜痂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迹之屑而鑿

儒之目醜閒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為徇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為鈍賊以格式為涕唾師心横口自謂于世一大戾而已而詆謂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實地既復則當乎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耳幸為凡夫道之藕花瀟碧二集寄覽又觴政

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為增減耳併上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邦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二十

石公袁宏道中郎語
古郢張五教明教編

德山暑譚 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憇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眾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熱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闕疏𤁀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為之譜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甲辰冬日右公宏道識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為他不能時中聖

凡之分正在于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

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為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竪眼何以横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為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

荅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

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
物格耶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
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
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
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
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于是非

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
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
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
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荅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
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荅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數曰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荅山
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

見荅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

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

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

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觧荅知法常無性

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

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

空一乘却不然盖一切法各住在空從世間相

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盖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様非久暫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分久暫耶

往有問伯脩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
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于諸妄
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
病于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
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来問者皆極細
事有何緊要荅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
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
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

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荅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經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单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耶荅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

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誅子之罪以為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荅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權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荅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為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荅此

以定為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為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倘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其村路隨步行去此即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為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為不定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于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為某事今日

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于八種識内何屬荅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爲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惟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別種種法起如飯内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已從

盞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巳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詈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巳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兮眼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

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而自體瞢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為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為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荅前六識即第八見分

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䟽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關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

荅七識以我為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荅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為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為我不知草事物物皆我若我非

事事物物則我安在耶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含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含地無置足處

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
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
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荅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
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
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為趙甲則
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
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

各各不相到皆有兩個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許人物脫不得宋儒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問儒與老莊同異荅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

實華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内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内而欲拂情以為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

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為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為本等己所不能者為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

足及其後即自已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巴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洒洒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詢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攜糞豈非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荅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

初學可到各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甚不
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
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
與髯不相干非要忘其為髯始得自在也即此
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為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辟如洗死狗相似洗
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
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
景為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怒今年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為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為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為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麼西来只剗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荅你說世間何者為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

來其毋胷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為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畧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為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遇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已謂無一定之理容你

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兩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誰爲粧點人特以其一地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

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為異矣問此與老
莊自然何别荅這裡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荅知者通其
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
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荅有箇喻子極妙
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然燈見
往驚云你自家剃頭入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荅如好秀才

落第歸来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甞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于工夫上有黙黙放不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荅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
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
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
你此疑是我說来方疑是平時有此疑荅是平
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
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于疾病臨身便覺昏憒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憒者皆不足論蓋昏憒與不昏憒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甚況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

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為已知發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為門面者多矣不知那昏憒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荅汝勿以病為病即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荅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具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荅不必到病中汝即今

指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閑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泊

有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漸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歷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約[illegible]答

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與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

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令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脩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綸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為子決不可用有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

豁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辟如要比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汚染則不得先生曰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

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曾廳曰這箇是汚染不是汚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答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麼答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箋破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答死於刃

杖死於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韜光歛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寧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

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𥭰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僕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為福始勿為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

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纔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惡者遇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有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

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挺好惡字從惡此意羅盱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為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為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遂利故甘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為說法

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為答所謂無為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為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為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為也故曰無為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為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為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即是自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為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

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眞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甚屢荅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

截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祚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